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七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7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九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

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

士業已屈首受書

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鬼谷先生者之略

此秦所為師事于

而六國者既已入

于秦之揣摩則不

能不舉國以從也

曾表叔真隱傳云

鬼谷先生不知何

許人隱居韜智居

蘇秦列傳

增補已巳平本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F0028-(17)

鬼谷山因以為稱 侯使歸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遠曰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

蘇秦張儀師之遂 揣入主之情牽而道之其意當矣 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 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

立功名先生遺書 責之曰若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 輕之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 正義曰東

僕御折其枝波浪 盪其根上無徑尺 之陰身被數千之 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西有大隴山及隴 被山帶滑東有關河

浪此水豈與天地 有仇怨所居然也 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 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谷是萬里已下

子不見高岱之松 栢華霍之檀桐乎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 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 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

上枝于於青雲下 根通於三泉千秋 此天府也 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

萬歲不受斧斤之 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骨肉哉蓋所居 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

然也又曰騶冠子 或曰楚人隱居幽 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

山衣被覆空以騶 爲冠莫測其名因 文侯曰 索隱曰說音稅燕 燕東有朝鮮遼東 索隱曰朝鮮音潮 北有林胡

服成號著書言道 樓煩 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雁門郡 西有雲中九原 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 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

按此可以說字 一篇骨子 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 南有哮沱易水 周禮曰正北曰

補方苞曰蘇秦主 在榆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榆榆縣西界

約從故於說秦之 語畧焉

按戰國策說秦 之詞更詳

李東陽曰秦常以 帝業說秦不用而

後爲從於六國儀 常伯秦以爲用見

解而後爲衡於秦 不然則秦之爲衡

儀之爲從皆未可 知也

按鮑彪云天府 言蓄積之富非

人力也

楊慎曰說燕王自 首至天府者也誇

言燕地廣兵衆富 饒也次言燕不被

兵者以趙蔽其南 也秦不能踰趙而

攻燕而趙則能攻 之意謂無趙以蔽

之則燕被秦兵矣 此只是唇亡齒寒

之喻但詞氣激昂

鄭玄曰哮沱出鹵城○索隱曰哮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哮

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哮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

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 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哮沱河合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

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索隱曰戰國策車 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索隱曰

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北平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 戰國策

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

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 國策作斃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 國策作斃

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 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索隱曰地理志云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 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渡哮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蘇秦列傳

蘇秦列傳

疎動人主之聽耳
王世貞曰乘迫為
谷攻隙為離其蘇
張氏之揣摩乎聽
蘇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張氏之解從
六國自解也
增李廷機曰論六
國之勢以至土地
甲兵車騎積粟之
有差可謂下矣而
莫不各當其實所
謂辨而不華也
又按六國互出師
制秦之謀特兵家
形聲之說而非其
至者也同室三指
則異心矣况連六
國之眾而又南北
相且數千里望其
腹背相顧也得乎
或曰然則秦人何
以十五年不敢東
窺函谷愚曰由蘇
秦激張儀西入秦
而從中制之也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
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
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齊趙彊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
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天下卿相人
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
久矣正義曰奉符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
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損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
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
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
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按鮑彪云彌猶
巨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
趙故親趙以擯秦
趙李廷機曰前言
趙為之蔽此燕當
德趙也此言趙攻
燕易此燕當患趙
也說得要領故文
公首肯
楊慎曰此篇言合
從與否之利害為
說六王說詞之要
領議論明白透徹
可喜
又曰自首至臣故
敢進其愚慮以前
奉陽君不悅之而
為是言奉陽當國
不免專權而藉矣
亦有惡之之意故
揣之而為此言以
激激之也
又曰安民無事之
說意者肅侯息政
歇事故以此言迎

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自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
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
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
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
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
泗之上與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
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
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
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
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據衛取淇卷正義曰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自守則趙
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據衛取淇卷正義曰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自守則趙
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
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

合其意而開悟之
正捕擊之術安民
之本在于擇交又
此一段之綱要言
齊秦皆不可倚而
為之攻應後與秦
與齊之實故謀攻
伐是絕人之交以
明交不可不擇而
亦不可失也
按鮑彪云陰陽
言事止有兩端
指從橫也
補方苞曰若出辭
猶出苦辭也或傳
寫誤倒凡斷絕人
之交必出苦言蘇
代云何不以苦言
說秦王是也
揚慎曰君誠能聽
臣至此臣之所以
為願也先言利以
誘之所以言交得
之利也
○黃洪憲曰封侯
等語非所以言湯

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
○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
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路渡漳水守蒲吾城則東趙戰於都城下
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
出長子鹿谷山正義曰清河令東至鄆入清漳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代戎取代既云西有常
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
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
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
都而止附音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
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尺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武蓋游士之詞
揚慎曰莫秦固不
可與齊亦不可應
前尚秦倚齊之意
蓋與齊秦則韓魏
楚弱而上郡絕道
不通而且無援則
趙被秦之害秦欲
已得山東則必舉
兵向趙而戰于邯
鄲之下復言言以
休之所以言交不
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
于秦則禍入趙
茅坤曰此言魏折
于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
時至東有清河言
趙之地大兵衆國
富地險誇其強也
按此意與說燕
同
茅坤曰趙所患者
韓魏不支而入秦
故親韓魏以橫秦

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
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
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於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
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入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
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
為主使彼臣已也
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
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
北為縱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
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
恐渴諸侯渴音呼渴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渴音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
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
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七 蘇秦列傳 四

揚慎曰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為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

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徐廣曰涇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列白馬而盟索隱曰質知空文音障以言通其交實多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澆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道浦津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浦津之東攻之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濰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五 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溢二十四分其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註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某若也音旋

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一縣名並屬南陽有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許慎云南方矜子矜夷拓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以為南方矜子矜夷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矜子府所造一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執勁利足以前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踴之而射也故下云蹶勁弩

人何以十五年不
窺乘谷愚曰由蘇
秦激張儀入秦而
從中制之也
茅坤曰此着是蘇
秦後門
楊慎曰自此至一
人當百不足言也
言地險固兵堅利
卒勁勇也
徐廣曰蘇秦合
從每說列國必先
稱其國之險固富
饒亦貴當時諸侯
以千里而畏入惜
其不明道而以揣
摩行之
董份曰時力距來
者本註甚謬索隱
是也
按此皆實劍名
董份曰以韓卒四
句將前面事總結
西漢末俱用此法
楊慎曰六國惟韓
通近秦患說之難

是也○正義曰起足齊足也夫欲放弩遠者括蔽洞胃近者鏑奔心韓卒之
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接機然始發之
劍戟皆出於冥山 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鄧北而不見冥山則案司馬彪曰冥山
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子太極李軌云在韓國
崇谿 徐廣曰汝南吳房有崇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
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崇谿之劍是
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
策作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鄧師宛馮 徐廣曰宛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
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間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
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持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
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自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
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崇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
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令別領戶是古
鑄劍之地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廣曰陽
城出鐵○
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鐵幕郭誕云幕
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為骨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
謂以革為射決決射射也
拔茂 拔音伐○索隱曰拔與厥同謂猶也茂音如字謂繫楯之
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蔽關西謂之盾
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就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

為力也
茅坤曰韓所患者
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
可謂徹盡蘇明允
六國論全出于此
楊慎曰此說詞但
反覆言韓事秦之
失其要在乎割地
事秦地有盡而求
無已不戰而地已
削以半後之喻激
之此韓王之所以
按劍而起也
何孟春曰口作戶
後作從非是蓋口
後韻叶如寧為秋
霜元為蓋羊之類
古語自如此
楊慎曰說魏襄王
其意大概與說韓
王之詞同蓋韓魏
一體也其要亦在
事秦必割地以
効實故兵未用而
國已虧與不戰而

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索隱曰鄭玄註禮
云效猶呈見也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後延
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後後也○正義曰
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
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 索隱曰太
息謂久蓄
氣而大
呼也
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
稷以從 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
嘉蘇子合從諸侯發而美之故稱曰主君
又說魏襄王曰 索隱曰世本惠
王之子名嗣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徐廣曰在滎陽
陳汝南許鄆 徐廣曰在滎陽
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
志云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一
誤鄆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汝州縣也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郢 徐廣曰在滎川於曉切○索隱曰
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
志云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一
誤鄆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汝州縣也
地理志云滎川有昆陽舞陽汝南有新郢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
屬潁川召陵新郢屬汝南按新郢即棲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新郢屬
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郢無新都二字○東有淮潁 正義曰淮陽潁
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蘇秦列傳

地已削之語正同
胸按宛胸
曹州縣也

無胥

索隱曰按其地關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

正義曰謂河南地

卷行酸

臣皆不忠而公私
內外之言尤為明

索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行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東在滑州行徐云地名

余有丁曰數即數
言八居稠也戰國

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

正義曰鞙鞙宏反殷音隱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

言無之數二字芻
牧下多牛馬之地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曰衡音橫

卒有秦患

正義曰卒音息忽反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

按戰國策秦患
鮑彪云國謂魏

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

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索隱曰謂為秦築官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

不被患謂衡人
同

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

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

武王卒三千

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光緒曰戰敝卒
三字相聯方於

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倉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倉頭二十萬是也

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其上冠冑帶劍三日之糧百中而越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獻秦

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

按周廟金人緘
口而銘其其其

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

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也

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

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

索隱曰世本名

茅坤曰魏所忌者
亦以割地

蘇秦列傳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九

蘇秦列傳

七

鳳文館藏

高氣揚言齊宣王

之子也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

王維慎曰五家之

之良五家之兵

進如鋒矢

兵管子之制也高

諺註欠明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

秋曰所賞雖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之進若鋒矢之及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者

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

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

言一國近秦慮而

輕事秦

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已危

戰而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

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徑乎亢父之險

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

車不得方軌

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後也是故憚疑虛喝

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

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

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

按駘於國策作

高躍

增補史記平本

蘇秦列傳

茅坤曰齊無事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東有夏州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鄭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也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北有涇塞索隱曰蒼梧山在道州南

茅坤曰楚與秦為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郢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涇山折縣有釣水或者郢陽今涇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郢邑郢邑在河東晉地計郢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郢邑變為拘邑固陰變為圓陰爾亦當然也

茅坤曰楚與秦為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茅坤曰楚與秦為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就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所入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辭之綱也又云從親諸侯割地以事楚衡成則此意而言之也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

東之國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思楚則近秦思故言其強不當事秦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之此其異也

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王維楨曰從合衡成兩語利害明甚按此意與說趙

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楊慎曰秦虎狼而

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按此意與說魏

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同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欲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懸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覺明暢
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窮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雅有難秦之心然亦深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按秦自孝公以後兼并之勢已成六國不得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等懸如此然不數年間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口古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諺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

足恃乎哉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于金玉卿相改其所成就適足誇媿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觀所謂大丈夫之事哉何孟春曰按典略云蘇秦因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償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價利厚極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也世人狗目見其獨一隣子耶
董份曰六國從約特欲齊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開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

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惠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取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

勝而無弊諸侯所以
以項之適所以成
其王業耳以蘇之
智略而不能慮此
何也曰秦得秦形
而兵力強蘇以口
舌欲合六國而實
之端端然惟恐其
兵之一日東出而
敗從也敢議攻秦
哉惟冀六國守從
目前無事而已蘇
實有用天下之才
而徒微一時之富
貴無天下之志者
也豈暇深慮後哉
李東陽曰勢專則
秦以數千里一衝
之地而卒并天下
勢分則齊及燕趙
皆以二千韓魏以
千楚以五千里合
從之地而卒并於
秦由此觀之君子
不能無遺慮於從
約之解也

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本草經曰鳥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微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

按愈即病愈之
愈謂能愈餓病
也
董份曰方說六國
實秦矣此即以秦
休齊其反覆不旋
踵如此使齊人詰
之何以施面目哉
六國為說士所愚
往往如此
增揚慎曰提起燕
人毀秦等語發出
下文許多議論文
法也
增丘豫曰此又辨
論之一大機括
董份曰臣所謂上
宜增一且字方明
也
增許應元曰忠信
獲罪自古有之君
子不以主闇易心
不以時危改行其
素所蓄積也且覆

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

危之妾寧當以獲首忘棄酒哉
 趙之喻即刺通說
 齊王信之故態
 劉知幾曰蘇秦
 易王稱婦將殺
 夫令妾進藥酒妾
 伴僵而覆之又甘
 茂謂蘇氏云貧人
 女與富人女會積
 曰無以買燭而子
 之光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于明
 此並戰國之時游
 說之士寓言說理
 以相比與及劉向
 著書乃用蘇氏之
 說為二婦人立傳
 定其邦國如其姓
 氏何其安哉
 王應麟曰蘇子云
 蘭以芳自燒膏以

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
 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
 詳僵而弃酒宗隱曰詳音羊詳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
 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大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
 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
 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
 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逃走齊齊宣王以
 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
 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
 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

明自焚翠以羽歿
 身畔以珠自破惜
 乎蘇秦能為此言
 而不能保其身也
 按史魚將卒以
 在朝不能進遠
 命其子置尸牖
 下以諫於是靈
 公爭而問之遂
 進伯玉而退子
 瑕此以尸行其
 忠者也若蘇秦
 之殉市正與吳
 起伏王尸之意
 同此以尸行其
 詐者也嗚呼可
 畏哉
 丘豫曰蘇代說
 燕之策又出於秦
 之右
 吳寬曰齊趙皆
 燕北隣趙邊秦而
 多故齊遠秦而無
 事故趙常自贖而
 齊數誅燕

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
 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
 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其高鄙人不
 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
 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
 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
 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
 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
 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敵
 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
 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

董份曰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

年畜聚竭西困秦二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南攻楚五

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湣王二十九年此說而包十二

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

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濁二水上承黃

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

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

董份曰此四句兵家不易之譚按濟西不師謂不起濟西之師

鮑彪曰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已論文作矣

按前言蘇代此言蘇厲蓋代發其端而與厲同往也

鮑彪曰燕王喻心國之愚主也或蘇代之淺說貪亮之名惡尚之實自令身死國破益無足

子者近于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

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子母弟以為質正義曰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亾

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

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

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

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

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

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燕立昭王而蘇

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

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

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柯維騏曰敗素雖無用而齊紫紫則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困弊也

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今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雖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昂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錦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莫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其國中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微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實音橫○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橫奔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立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奔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

按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增表黃曰六國唯燕最弱即令少得志豈敢與齊秦並帝哉此所謂空言亡施者

光緒曰躡與履通漢志邯鄲女

徐中行曰前既言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此處又用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此處只加一苦字便不嫌重複鮑彪曰蘇代之于燕齊皆皆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國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縻爛人之民人所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齊茅坤曰蘇代說燕大略祖兄秦以破六國之事秦人而其議論不逮秦遠矣

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積而國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得宋而國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潛王王走皆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索隱曰汶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之南是古巴

吳昌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論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論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董份曰盡錄言韓徵民絲役為備國騷動之意增焦竑曰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本此增陸深曰封當如

國因以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鷂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一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京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儀云下河東取成臯也○正義曰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徐廣曰鈇由丹反○正義曰劉

評點 史記 卷六十九

伯莊云音四廉

決滎口魏無大梁

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

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兗州縣

西南三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

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

魏無虛頓丘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

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

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

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

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囚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

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增表黃曰秦欲攻安邑以下五段此以詐欺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董份曰雕木而為寫意奇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董份曰此書曲盡秦之強詐反覆

陵塞酈阨

徐廣曰酈江夏酈縣均一作均酈音首○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酈縣本漢酈縣申州有平清關益古首縣之阨塞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奔與國而合於秦

因以塞酈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

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

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音胡郎及謂連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

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

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

母○索隱曰贏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之適者責也下同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酈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高商

之戰○此戰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

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

增表黃曰適燕以下五句所以繳前語

光緒曰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如刺蜚喻易也蜚蟲名光緒曰死秦之孤言壯者已死於秦今其存者皆死於秦者之

幼弱耳。方苞曰：西河上三晉之地，言秦之被秦禍幾失。三晉之半也。鮑彪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李東陽曰：照出蘇秦作結案且露從親字收煞。黃震曰：按蘇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從約，伐趙蘇秦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使無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謀之不忠，孰甚焉。又豈約從之初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燕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祥蘇鵠與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子。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術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入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說之士為橫者易為攻而為從者難為攻。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聖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款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而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

意哉蘇代私于子之誤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十七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公行燕于今本左傳注作燕子妾子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醉兵北首燕路醉亦訓釋若依劉氏解醉為酒則此云管數百不服醉之訓不通矣

王維楨曰舌在是篇中骨子

茅坤曰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燕子掌公戒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

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醉音釋○索隱曰古釋其妻曰噫。索隱曰音億鄭玄曰噫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

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

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

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

李廷機曰儀當日心事被一長看破了
會金履祥曰六國畏秦衡成則易從合則難秦為其難者儀為其易者優劣辨矣且儀入秦在於秦之術中而不悟秦何自謂不及張儀以予論殆過之矣
贈袁黃曰使人隨張儀而奉車馬金錢以為先容之計秦之待儀者恩亦渥矣其實不過為秦伐趙以敗從約計耳
蘇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欲連衡而

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今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

振暴其短權謀之士以術相尚如此宜其不終也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委與此同
楊猶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崛與子胥謂夫差我今而父霸等數語同
楊慎曰直即巴字揚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蔣萌為直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直蜀相攻即此事也
王整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按此後俱襲戰國策文亦少異

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
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也

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我不盜而壁若若我若善守汝國我

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讀為芭黎之芭音與巴相近擊也今作直者按巴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直為巴也註引天直即巴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水草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直疾因命其邑曰葭萌直疾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直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王自葭萌望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拈地志云直疾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疾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

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故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索隱曰錯音七合反又音七故反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拈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溪又有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增補已巳平水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張儀列傳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增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增張洲曰司馬錯張儀各逞雄辯各有所據然終不若錯之理正詞順

故郟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西四十里與郟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洛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環羊腸嶺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轅轅郡口斷韓南陽之兵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增徐中行曰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余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自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增田藝衡曰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國珍而後平蜀亦此策蓋先實其內且無後患也

增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增鮑彪曰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使錯定蜀而與甘茂傳異何也

兵之澹同治也註非是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三川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九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州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七十

張儀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尋路伐蜀滅之華
陽國志云蜀王伐
苴侯宜侯奔巴求
救於秦惠文王使
張儀司馬錯伐蜀
滅之是二人同往
也

楊慎曰衡之說大
抵與從之說相反
從誇其國強則衡
必毀其國弱從言
事秦與不交與國
之害而衡反以為
利以不事秦之禍
恐喝之以從不可
成離其心大略如
此

楊慎曰自首至固
戰場也言地狹兵
寡而無險固敗言
其弱不可保也自
梁南與楚至四分
五裂之道也言與

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
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今魏先事秦而諸侯効
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
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
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
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
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
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

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
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
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洹音以相堅也
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
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
平周之邑○正義曰河
外即卷衍
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
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劫
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比梁不比
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
梁索隱曰戰國
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
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
針鴉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
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

一國而不與者攻
明六國不可從之
由故其下遂言從
之不成也大王不
事秦大王不聽臣
兩節皆以兵威恐
喝之使事秦也既
言事秦之利又言
不事秦之害且言
從人之不可信大
概與從人之辭相
反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張儀列傳
四
鳳文館藏

鮑彪曰魏邈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

曾季東陽曰楚世家亦載此敘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益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

揚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光緒曰：按莊子云：河上有家，曾持絳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矚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難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

矣微之有哉張儀弄楚於掌股之上旁若無人亦遭懷王之昏昧故耳使懷王而寤儀必無幸矣

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句經無名之師輕與秦戰卒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句亦不免俘虜為楚者亦可已矣忿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內喪師徒之眾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狗也如此

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渠能者

茅坤曰此言張儀雖和魏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始焜耀于世矣

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此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

與猛虎則立而單
斃其死耳若不見
夫食虎者若不取
以生物與之為其
殺之怒也若奈何
謂與猛虎得也惜
楚無有計及此者
或曰秦卒并六國
則儀說近是余謂
不然秦嘗十五年
不敢出函谷矣彼
十五年密窺熟
視習見夫六國黔
驢之技止此耳使
當張儀行說之時
洹水尋盟約從如
故共執張儀而磔
于市萬一秦兵下
一國則五國之兵
雲集響赴吾恐秦
人食之不得下咽
也故始吾以昏愚
為楚王罪而因并
罪五國云
光緒曰盡城守
言可盡據其城

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
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
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
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己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
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浪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涂廣曰扞音魚
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
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急彊秦之禍此
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而守之警守妙
甚有無限光景
在

陳文燭曰有謀
入之心者必示人
以弱秦之不出兵
山東者明此術也
張鳴鳳曰即前
事以恐喝之其心
易搖

光緒曰大關或
作大開不若關
字義長

陳文燭曰顯暴
蘇秦之短以明其
言不足信

董份曰此語却是
名言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及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

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

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

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戰夫秦楚相

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骨蓋其地是秦晉齊楚

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

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詐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

曾黃洪憲曰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入質效地亦以楚之強足以敵秦云爾

揚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轉禍為福也
曾承順之曰合從者必首其國之善連橫者必首其國之惡用心亦略可見其說亦出於其

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混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逐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襍役之賤人也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踴躍科頭舉一足曰踴躍科頭謂不著兜鍪

志蓋地狹民貧則宜守固地廣人富則可謀人各因所趨以為說

曾陳文燭曰割地以求安國國未安而地以先失智者之所不為爭一邑而殺人邑未得全而枉死者眾矣亦仁者之所不為故太上修政刑以自強次莫如合從以自固遠禍求福計未有便於此者

曾歸有光曰韓近秦故直言下甲據宜陽言甚便如水之下流上地即上黨之地

入敵索隱曰向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向前後足跌於後蹄音鳥穴反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褐袒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榮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凶不可

鮑彪曰：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下齊，不知秦之無奈。齊何而輕事秦哉？破其說者，特以強弱相形耳。至秦謂楚和親而韓魏趙亦已割地，齊不事秦，則禍立至。是直以威恐喝之。

陳懿典曰：齊以趙為之障蔽，故舉而言之。又曰：當是時六國猶能勝秦者，其力完也。自范雎之

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于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以危，臣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麥，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

說行而諸侯咸困

鮑彪曰：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遺秦為從者，趙王也。趙王為宗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忿，含怒于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勝之于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勝之于後。故趙王懼而割地謝過也。

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習，音救。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獨以秦所仰者恐
喝之
揚慎曰趙為從盟
主故儀說之與齊
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難
秦者趙也使秦得
諸侯力足以制趙
不告趙也告之者
是力不足也此時
諸侯惑於橫人之
說皆辭屈從從心
不與也使季子可
作則三國橫約可
立解而坐破也武
靈此時血氣未定
而蘇氏兄弟適不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
從者恃蘇秦蘇秦煥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
自令軍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
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
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
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
地此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
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
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
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在趙故儀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加之
數年如議服之時
其必有以折儀矣
揚慎曰說燕王則
直言趙之不足親
信而不事秦之足
以匹國事素有接
而無齊趙之患大
抵雖反蘇秦之說
而趙為燕之南蔽
者卒不能破也六
國之君皆惟其言
而聽之燕王曰寡
人纔夷僻處雖大
男子才如嬰兒嗟
乎齊楚韓魏趙之
君嬰兒哉不獨燕
王也不然何為為
張儀屢哄而愚弄
也
又曰舉趙之狼
戾無親以恐喝燕
王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
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
襄子嘗以其姊為大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
曰句注山在代
州也上音句
其形若刀
者是也
今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
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土腦塗
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駉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簪也
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並在易不敢妄舉師以

鮑彪曰燕昭賢智王也非儀此說震動蓋折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詞以符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許應元曰衡術固不勝從術而文則佳此一段尤佳

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山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委器案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

增唐隆曰張儀險夫不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而欲挾天子以按圖籍向曾陳之惠王卒為司馬錯所駁而置之猶復策之武王冀萬一之或用車小人哉每讀是篇輒為憤恨而掩卷三嘆息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今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意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按起首不叙色里而直曰游說之士與叙其卿廉頗李牧諸傳首句同此又一例也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張未曰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各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鮑彪曰軫之辨類捷給而其所稱譽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捷辨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吳師道曰秦為死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亞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飽及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

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辨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吳師道曰軫為楚構子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忠子為王者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構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于辭也劉鳳曰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

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甚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待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

諸侯則易以為功
若出入秦楚能忠
楚而不忤于秦者
陳軫哉
董份曰宜餘字句
言為其主計之謙
餘即為我計之謙
言先其君而後及
秦也軫故曰臣主
與王元異
楊慎曰館豎子未
必有其人設言自
好
王維楨曰救難卹
鄰大義也既不救
而又何其傷以利
之半

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
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
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下莊子莊子欲刺虎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
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
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
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
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
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素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
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行姓公孫氏與張儀
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
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

何孟春曰中國無
事謂山東諸侯不
共攻秦燒撥焚杆
而侵掠也
王維楨曰君之國
連燒撥焚杆不當
截屬下句
楊慎曰撥馬筆也
杆筆也
楊慎曰犀首欲義
渠君勿接秦也

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
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指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
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
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自今已後不得復過相見也請謁事情
秦得燒撥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也秦得燒撥
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君之國有
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今相助犀首此言今義渠君勿接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
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
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

光緒曰按史記
中佩六國相印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
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張儀列傳

十三

鳳文會藏

者蘇秦五國相印者犀首六國上將者公子元忌五國上將者項籍皆一時之盛

陳仁子曰秦已死矣而儀且暴其短其不知也可畏哉且史遷直謂當時事之相類者率附之秦未必非儀實為之

趙恒曰按儀秦之說六國一主從一主橫要其全師鬼谷子全學揣摩其言雖如陰陽晝夜相反而青出於藍均也秦初以橫于秦不用則不得不易以從儀繼秦而作則不得不反以橫皆其術之不得不然非故相反也其實秦非不能

為橫儀非不能為從從則同父母親兄弟尚不能一之則地有盡而割無已之言足以破之儀之行事甚於秦而世之惡秦者甚於儀以秦死于先而儀振暴其短於後所以成其橫道誠使儀死在秦之先而秦之振暴儀以成其從亦如之也之二人真傾危之士哉而優劣不足論也山東之地形從長秦之地形衡長從衡二字按天下圖籍為言也代厲義兄故事為從故附之秦傳軫衍為秦相而主衡故列之儀傳

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謂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亂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概之也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壓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登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強張儀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登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

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首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窺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詎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污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鴈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梅嬰兒雖均之樞關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擔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謂之稽里疾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巳以言俳優之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巳也○正義曰滑稽為瀉水流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秦

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

軍莊豹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

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一

鳳文官

藏

茅坤曰直敘而簡
凌約言曰樗里子
以惠王異母弟而
致其信任之不疑
歷武王昭王任為
相又益尊重大秦
素猜忌而殘忍之
國也非智囊何以
周旋其間而結數
主之心耶此太史
公意也
余有丁曰按母韓
女為後甘茂傳狹
韓而議張本
按滑稽多智是
一篇骨子中敘
其伐曲沃伐趙
伐楚釋蒲以至
于知百歲後事
皆言其智也故
以智則樗里何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一

鳳文官

藏

結之正與前秦人號曰智囊向相應
 光緒曰戰國策云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離謂衍曰不知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皆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此云逐張儀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從李離之言也
 王鑿曰先下意甚敬三字而後云以其重秦自有節奏按名曰衛疾二句與號曰誅楚二句自相對應
 陳懿曲曰韓子云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毀於王之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

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為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曰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令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卒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
 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疆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聽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于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行索隱曰胡行人姓名也胡行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

道穴聽之矣即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句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然則史遷所謂滑稽多智者譎焉耳非正也
 王維楨曰樗里子聽胡行而釋蒲勿攻行以德衛受金而貴傳稱滑稽多智行又其尤哉
 王韋曰樗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行須臾見欺
 唐庚曰按古稱得

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部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行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行人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行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行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

道至人能知城邑

宮殿從何福業生

此非虛語也凡物

成就本非一生之

所能為至其變滅

亦非一事之所能

廢棄既而成既洋

而敗其所由來遠

矣世元至人故莫

識其所從也若釋

里子者豈足名得

道哉彼不過以數

知之耳蓋萬物本

子道故道能知之

不外于數故數亦

能知之戰國之士

大抵皆深於數故

知來事如此至詰

其所從來彼亦不

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

計然難解

光縉曰將欲取

之而不正言故

曰窺窺小視也

田汝成曰願王勿

索隱曰直如字

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

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

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

事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

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

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

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

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

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

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

正義曰餉受

甘茂至

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

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鮫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此也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

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峭五

昔曾參之處費

音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頃又一人告之

伐者非真勿殺欲

與王定盟也

凌約言曰此下作

二毀者先引曾參

事而以今臣之賢

數句結之既引張

儀樂羊事而以今

臣驕旅之臣數句

結之反覆錯綜自

合相度

信之請本作之

信戰國策同

胡時化曰譬喻

是古人文章一大

機始始於元后股

肱之歌溢於舟楫

鹽梅之命波瀾於

詩之比體下至孟

荀莊列文章奇特

伏後案

索隱曰戰國策作公

孫行○正義曰言樗

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驕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三

鳳文會藏

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解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行樞里疾挫我於內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曰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基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茅坤曰却讓而後成功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一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般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般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樞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得困急

奔齊之故

按躬率私徒開於秦正前禽困履軍意文種行成于吳而謂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十萬入疲之兵語意亦類此

猶能抵觸公破韓辱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今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今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關鳥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公欲必得封地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與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與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與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公孫與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與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臏而後委

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今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之今欲還韓今其民得反歸居之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

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今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

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音解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一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欲以魏取齊公孫臏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臏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臏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按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

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臏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臏爭之不能得向壽公

孫臏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郭氏云講讀曰憊憊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

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

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

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設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

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主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

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五

鳳文館

劉知幾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如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王維楨曰甘茂凶秦逢蘇代求入為貧女之喻可鄙甚哉光緒曰甘茂事惠武昭三王故云累世按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耳不為茂游說也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句足前餘光振之意

按不廉戰國策作苛廉

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徐廣曰：蠡一作環。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味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

按可字應前孰可字

司馬光曰：甘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他奇略正以執分恐張唐耳。羅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光緒曰：按顯項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學十五而為顯項相，唐堯十五而為帝學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為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為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

曾補口已平水

卷之十一

博里子甘茂列傳

六

鳳文館集

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臣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

崔英十七而為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為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為漢淮南守曹誼十八為博士終軍二十為謁者俱有聲故因甘羅事附記之按莊子逸篇云蒲衣八歲而堯師之此言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經傳間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澤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其最乎按列子有問曰出者豈即項橐耶茅坤曰切中事情

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趙恒曰三人皆以智稱一則以骨肉重一則起下蔡間閭一則年十二耳可見方秦之強而天下之无趨詐謀也

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賚並謂割五城與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鵠州也在幽州西北今秦有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彊齊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无趨詐謀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懷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尚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當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

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

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

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

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

涇陽君索隱曰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

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

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平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

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

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芈太后攝政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子

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

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

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

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

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於昭王家富子

夫開說憂憤而
公秦王其少思
哉
光緒曰若霸國
之相最久無過
於管仲魏冉者
管仲以桓公元
年執齊政至卒
凡四十二年魏
冉以昭襄元年
為將軍執秦政
封侯至十二年
為相至罷凡三
十六年
董份曰故德公言
仇液本為魏冉來
冉原自德之也

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
王少宜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
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
作仇郝蓋是一
人而記別也○正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
隱曰音亦姓名
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
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
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
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
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
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
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
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
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

按前既言魏冉
舉白起攻韓魏
取楚之宛葉矣
此又言冉使白
起拔楚之郢而
結之曰白起者
穰侯之所任舉
也總見得白起
之功皆本于穰
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
不當割地之效而
六國皆坐此困削
悲夫

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乃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
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
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
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
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
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拾地志云宅陽
故城在鄭州滎陽
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
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
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
衛之故
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
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
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
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
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
河內並是魏地即
夫秦何狀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大謬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肯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匹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策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子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入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

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於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

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

走魏將暴鳧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正義曰卷蔡陽

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

按須賈割新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客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求間而讓也故太史公特下於是字又下以此時奸說數字則穰侯得為知幾之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間而欲奪其位國威爵祿一也何必范雎之于魏冉乎
趙恒曰此以貴極富益為戒也言親而有功且不免於讒况羈旅之臣乎子義曰人主之子也猶不能特無功之尊無勞之寵

兵而歸昭王二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漢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宜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今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公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軼至誣以辟逆昭王以倡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其少思也彼公于處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以守金玉之重也
而況於子乎文字
一唱三嘆處相類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巖谷修
同校
石川鳴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

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正義曰在河南也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鄧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

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

尉正義曰尉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關案郭璞曰今河東

之取城小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垣城在東垣縣後

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後七

年白起攻楚拔鄧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鄧

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破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鄧州長壽縣南楚王

亾去鄧東走徙陳秦以鄧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

唐順之曰策書體
韓公揚燕奇碑類
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次
白起戰功始末如
掌然讀及半而知
起無死所矣何必
杜郵哉

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二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

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

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

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

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

世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潁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緱氏地志云拔之四十七年

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齕音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

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一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朝批田鳥反趙

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

間曰正義曰問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

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

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

於饑相食十五

庶幾萬一因循至

即糧垂絕當以死

義士心決鬪猶可

卒擊秦絕甬之軍

又不能選五萬精

卒四十萬人為二

萬五千騎中斷不

能非力合而為一

地尚得銅鑠如絲

玉按自此而北為

趙地趙既築甬道

長子以至晉陽皆

問居人不能指其

陳懿典曰讀史至馮亭以上黨歸趙卒以禍趙曰此非馮亭之罪平原君之罪夫猛虎搏推免左在齒牙一童子操刀而奪之必無幸免賣主而食亭恥為之誘虎入室而將其室中之有平原君何獨味是乎

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論其利

今智者者以此茅坤曰王齕以下非白起本傳而附載本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王世貞曰余嘗以事適晉過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

所居人不能指其地尚得銅鑠如絲

玉按自此而北為趙地趙既築甬道

長子以至晉陽皆問居人不能指其地尚得銅鑠如絲

玉按自此而北為趙地趙既築甬道

長子以至晉陽皆問居人不能指其地尚得銅鑠如絲

五不能軍而始出
罷士身搏戰不亦
晚乎且秦王尚自
至河內發男子十
五以上絕而趙
王不能發晉陽耶
鄆未得者與之角
何秦之巧而趙之
拙也前後四十五
萬人命馮亭始之
而成之者平原君
馬服君子耳
按韓信破成安
君兵法大略相
同

黃震曰按白起為
秦將其斬殺之數
多而載於史者凡
百萬不以數載者
不預焉長平之役
秦民年十五以上
皆詣之而死者過
半以此類推秦民
之死於兵者又不

可以數計也後起
不復為秦用而賜
之死自秦而言雖
殺之非其罪自公
理而言一死何以
盡其罪哉
茅坤曰此一說范
睢忌白起之心不
能不起矣
徐中行曰蘇代
揣知應侯是人忌
刻底人故先言武
安之貴以動其忌
心然後言民不樂
為秦以動其阻心
勢如破竹矣邯鄲
之圍安得不解
王鑿曰武安君
與應侯有隙如畫

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

入而秦奇兵一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為一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

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

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

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

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

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

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

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

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

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

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

今復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

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泉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泉縣城是也困

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音故不如因而割之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

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

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

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針反地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己故孔子不俟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策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社郵之劍也

兵佐陵陵兵亾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亾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

料王王急於得地而唯亟於殺起當時伐趙起亦死不伐趙起亦死也雖然等死耳違命其庸愈乎彪謂自抽社郵之劍過矣按太史公述武安自言以結武安罪案與蒙恬傳末語意同董份曰白起非獨抗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萬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抗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後所坑斬計且百萬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

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方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殺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志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相惠諸侯之排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天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祖音濁竟反字亦作綻揀音救

王翦者潁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潁陽縣屬五馬鄉應劭曰在潁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

慘雖夷族滅楚萬
萬不足贖何管死
哉而秦人憐之又
何耶
按何晏之論甚
當

揚維損曰余嘗疑
剪智將也必索六
十萬是翦開力不
獨智也吁此翦之
智也信輩不知也
秦兵之強帶兵六
十萬翦使王空其
國以委我而後行
是翦以重而馭王
之輕也王之驕已
殺矣而必疑焉故
又陽請美田宅為
子孫後計有以辭
其疑此翦之所以
為智而非信輩之
所知也豈必六十

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
燕薊而還正義曰秦使翦子王賁擊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
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行水中
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
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
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
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正義曰在
豫東北五十四里蒙
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
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
父則是在汝州城縣東父城者也按地志云汝州
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
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
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

萬而後可耶不然
前日滅趙亦翦也
何未聞如是其衆
耶
蘇軾曰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
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
齊有中主具臣知
以之無日而掃境
以伐秦以入安之
齊而入厭兵空虛
之秦覆秦如反掌
也吾故曰秦之不
亡者幸也非數也

其名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
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
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
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
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蓄○索
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
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
一作懼今空秦
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
作博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
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

凌約言曰此與蕭
相國多賈田宅以
自汗同意始皇諸
將惟王翦得善其
終者以此
宛委餘篇云王
翦傳將兵六十萬
伐楚行請美田宅
甚衆始皇曰將軍

增補口已平水
白起王翦列傳
五

行矣何憂乎王
剪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又云王翦子王貴與李信定燕齊地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貴已死而孫王離擊趙項羽破會稽及攻二十六年瑯邪臺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貴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母擇以位次差之王離在李父貴前則離乃前家孫襲前爵者也貴蓋翦之次子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爾及剖符而翦一子一孫

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綱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貴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貴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

為功臣之首又當
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僅五人而李斯與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蔽矣所謂成者其贏姓邪否耶

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不肯戰曰終不
出曰數挑戰而秦不出兵法所謂懈然後擊之者翦蓋得此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

茅坤曰此于傳末
敘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至切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
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自汗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通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黃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公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淪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眾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六

之輔秦蓋凶德之
參會古今之極變
不可復以常事論
也太史公譏翦不
能輔秦建德而偷
合取容嗚呼是何
異貴虎狼之不仁
耶

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久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
鈞早鍾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早鍾蒙
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二千家
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其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
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此由觀之攻千里之
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眾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
耳衆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茅坤曰太史公傳
諸子多草草以不
得于諸子所自為
之說故也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
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
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台
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
諸族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
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宰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受業于思之

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

趙恒曰讀孟子
書皆揭孟子答梁
惠利國之問而合
之於孔子罕言之
旨推尊孟子之意
至矣其時稷下諸
儒尤多而推尊孟
子使後人以孔孟
並稱者自太史公
始受業于思之門
人師友淵源之出
於孔子也述唐虞
三代之德以身行
道之出於孔子也
退而與萬章云云
著書立言之出於

孔子也至末言豈與仲尼景色云云
 同乎哉困厄不遇之不異於孔子也
 以下言其不阿世俗以苟合如伯夷孔子持方柄而不能內圓鑿豈肯為鄉行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欲如伊尹之負鼎百里之針牛枉尋直尺之為哉半鼎之說在孟子已斷其所傳之埃而此傳乃舉以論行有半鼎之意則孟子所謂好事者之流直指衍輩言也
 按此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董份曰太史公歷敘縱橫之徒及鄒行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就謂其不知道哉
 趙恒曰此下三段當看先字推字必先驗小物至於無垠從至小推之至大也先序今以上至不可考而原從今而推之至遠古也先列中國云云所不能睹由近而推之極遠也

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大至無垠古至不可考遠至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符應若茲部判以謂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禪海環之索隱曰禪音脾神海小瀛海故知此禪是小海也且將有禪將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足結反韋昭音敷後及張揖三蒼訓註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音帶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

乃有八殯亦方
 千里八殯之外
 乃有八紘亦方
 千里八紘之外
 乃有八極其說
 亦似荒唐然錄
 之以備考
 董份曰按鄒行之
 術其歸節儉仁義
 倫理本有準則特
 其始為濫耳濫耳
 言其說怪迂不經
 濫漫于耳故王公
 大人初欲從之而
 其實不易行也
 魯季廷機曰謂之
 術便與孟軻之德
 不同是以所知皆
 合
 董份曰此前敘衍
 見禽禮言其術能
 動列國諸侯與孔
 孟困厄不同然孔
 孟實不為此也故
 又引伯夷衛靈梁
 言其迂怪之術雖
 一時以聳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

曰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
 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
 而鄒衍執詭怪榮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
 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
 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
 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
 子不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
 乎
 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
 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世主猶方枘
 圓鑿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
 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
 乎
 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酒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行之術迂大儻
 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讓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自騶
 行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者書人之
 稱號也騶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到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
 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只按田
 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

道哉

也前以抑衍後復
 解之此太史公極
 妙處注引呂氏涵
 牛之鼎本文有何
 著落
 魯季廷機曰余按
 牛鼎之說不必他
 求即上文伊尹負
 鼎百里奚飢牛也
 索隱舉呂氏春秋
 及譙周之說余意
 竊不然太史公言
 孔孟不合于當時
 者始追不能投時
 奸如伊與奚也今
 行以不執之說見
 算於諸侯是尹鼎
 奚牛之意豈若孔
 孟哉二子求奇太
 過故遺近而求遠
 索隱曰至末
 益重孟子陋諸子
 言鄒衍輩雖著書
 立言不可勝道求
 其正者鄒孟一人
 耳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承意觀色為殺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
 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
 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
 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
 心在彼有之
 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
 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
 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
 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邵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 荀卿趙人... 學於齊駢行之術迂大而閑辯奭也...

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奭炙轂過髡... 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齊人... 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

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卿嫉濁世之政... 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

壞序外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 異之辯...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尸子長盧...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阿之吁子焉...

荀卿而不足惟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 而不讓敢為高論 而不顧者也其言 愚人之所驚小人之 之所喜也由是觀 之意其為入必也 剛復不遜而自許 大過彼李斯者又 特甚者耳

或曰竝孔子時或在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 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 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 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 入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 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 習習有美惡聲之不能熱能禁孟子謂之善火能熱者荀卿謂 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 之傳而傳自受 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 怪不可究詰以取 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茶色陳蔡者同科 奇哉遷之文卓哉遷 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子於 孟荀之間者 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二為齊祭酒後 為楚蘭陵令春申君 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 遷也以孟 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騶子淳子等出處實之何昇孟耶蓋 至楊雄始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配焉何

孟氏之見知於世 若其其晚耶 董份曰自如孟子 總前自孟子至吁 子也加一如字恐 行

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 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敘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紜然後 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 意之深文詞之潔 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弗醇不 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 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 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 域非定 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終

曾補史記平本

卷之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五

鳳文會藏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